

告别座机

□ 吴翼民

老夫妻经常会找些话题来消遣,大多拿些怀旧的故事来咀嚼,或者浏览下从前的照片,叹息一下岁月不羁、韶华易逝;怀念一下亲人长逝、恩泽永留……这样怀旧咀嚼也是很有益处的,至少给脑筋“擦了点油”、上了下“发条”,否则一直枯坐,脑筋真的会迟钝甚而“生锈”。譬如最近我们夫妇又来了个记忆电话号码的竞赛,测试下谁记的亲朋友的电话号码为多。

于是我们就分别梳理起了电话号码,手机的,还有座机的,单位的,还有居家的,突然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居家的电话座机纷纷淡出,为手机所取代。

忆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每家每户以装上一部座机为时尚。回想我们家,搬了几次家,移换了几次座机,因住址区划不同,电话号码随之变换了四次,于是我在与妻子记忆电话号码竞赛中搜索枯肠,竟然再也记不起最早的座机号码了。

人们在物质生活充裕后便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那年月,家里装个座机既是物质充裕亦是精神充实的标志。真没想到早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蓝图一下变成现实,真是喜大普

奔啊。那时单位里的同事争先恐后登记着装机,没多久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崭新的电话,若谁家还没装上电话会变得灰头土脸,倒也不是为了摆设,实在是那玩意太实用太方便啦。我记得那时有的人其实对装电话并没那么迫切,比方旧邻有一对老夫妻,下放回城没多久,无儿无女亲戚朋友也稀少,却也紧跟着潮流装上了电话,他们家住的老式大杂院屋子,光线颇暗,新装的电话座机有意选购了白色者,摆放在客堂显眼处,显得特别亮眼。我理解他们的心思,故意对着白色的座机多看了看,赞赏了几句,于是老夫妻俩感到了满足和开心。

装电话是件赏心乐事,却也有烦恼。比方我一次搬家移机,换了个电话号码,不知怎的,电话铃老是响个不停,接听,对方却是某银行的客户,是来咨询相关业务的——天,我的电话成了某银行的电话!是我的电话与某银行的电话重号了还是电信局移花接木把银行的号码恩赐给了我?无奈之下只能跟电信局联系,原来那银行网点撤销了,电信局随意就把其电话号码栽到了我的话机上。我苦笑之余也暗自一乐:没想到我家突然变成了银行,这辈子端的财运浩大啊!

与座机相处没过几年,世界兀然

来了个大变样,最初手机之“大哥大”猛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时不时会在街头巷尾看到某位阔绰的仁兄敞着个胸襟,腆着个肚子,举着个硕大的话机“哼哼哈哈”跟人在通话呢,说话的声音贼响,隔条巷子也听得见。初时不识此为何物,渐渐知道这叫“大哥大”,可以无线通话,未几,这玩意迅速普及,而且形状迅速收身,变小变精致,品牌真是五花八门。终至摆葱姜摊和收废品的老太太也用了它,并且不仅用于通话,还用于短信微信、收付款、手机银行、语音视频……到了抗疫日子居然还能显示“健康码”“行程码”……真是一机在手,无所不能。

记得前几年,我跟许多朋友联系,他们大多毅然撤去了家里的座机,问我什么时候也“随手离座”,我一时有点依依不舍,觉得家里有台座机心里显得踏实,比方床头柜放架座机,随手一提,多么便捷。然而时日推移,我终究感到了手机更加便捷,遂也与座机“拜拜”啦。

告别座机,向着更新更美好的年代挺进吧。

□ 戴旭东

此时此刻,我依然在牵挂着一位耄耋老人,不知道他现在是能否下地行走。他女儿对我说,合肥的大弟和弟媳在照顾父亲的生活。她在北京暂时回不去,每天给他们打电话。

这位老人身材高大,威武英俊,他已适应老伴离去而独居的生活,虽已临近90岁了,仍每天下楼在附近来回走动,生活能够自理。他在北京的女儿每天雷打不动在固定的时段给父亲拨打电话,遥控他的饮食起居;他的长子已退休,居住在附近的小区,隔三岔五过来张望,送来老人喜欢吃的食物;远在深圳工作的小儿子和哥哥、姐姐一样,在电话里掌握父亲的情况,嘘寒问暖。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儿女,彼此间有着坚韧的勇气,直面生活的缺憾。

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人,他的父亲戴戟是“一·二八”抗战中的淞沪警备司令,当过安徽省的副省长。1973年的早春二月,我在读小学时看到戴戟逝世的讣告贴在生活区大礼堂的红墙上,始知老省长的子孙都是我熟悉的邻居。若干年后,我在学习历史时,了解了戴戟作为“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和蔡廷锴、蒋光鼐的名字已同那场悲壮的民族圣战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很多事迹渐渐湮没无闻。正因为想记录戴将军晚年的生活点滴,遂与他的孙女戴琳联系颇多,她从小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告诉了我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几天前的中午,远在北京的戴琳姐拨打我电话,说父亲在家摔倒,他在厨房过道冰冷的地上趴了四个小时,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打过去,都没有接听。遂拨打电话给大弟,央其回家看看。她说,大弟回家后傻了眼,一个人扶不起父亲,要我赶去协助。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老人的家里,见他卧在厨房与卫生间那条狭窄的过道上,脸色发青苍白。我俩没有慌张地采取措施,先是询问老人身体情况,得知他的胳膊腿没有疼痛,才慢慢地给老人翻身,然后一人抱膝一人抱胸,小心翼翼地将老人移至床上。就在我转身离去的第二天,子女协商后,临时请来一位保姆,负责夜间看护老人。

白天,老人的儿子端水递药,忙前忙后,仔细照料父亲的生活。老人摆脱了先前沮丧与绝望的情绪,让儿女们松了一口气。此时此刻,我的心不再沉重,为老人走出“万家灯火阑珊,我隔树望山”的困境而庆幸。老人的女儿通过亲友请来了住家保姆,长子长媳常回家探望,次子托人送来了常用药。所有的努力如同每一滴夜晚凝结的露珠,终将折射出晨光。

此时此刻

“歪歪蜜”与“百雀羚”

□ 陈光新

冬天气候干冷,人们格外重视皮肤保养,各种品牌的护肤用品可劲地往脸上涂抹。回想起过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家没有这样的条件,使用的多是几分钱一盒的“歪歪蜜”;要是能用上一角五分一盒的“百雀羚”,那就算是高上一个档次了。

“歪歪蜜”是我们这儿的通俗叫法,真正的产品名称应该称作蛤蚧油,是用天然蛤蚧壳盛装的一种全油性物质的护肤用品。它不仅价格便宜,滋润皮肤、防治干裂的效果也特别好。男人们在露天里干活,妇女们在冷水里淘洗,娃儿们在寒风中玩耍,脸吹皱了,手脚开裂了,只要抹上几次“歪歪蜜”,很快就愈合了。

油脂用光以后剩下的空壳子,都被爱美的女孩子抢先一步当作宝贝一

样地收藏起来,除了不时掏出来自我欣赏把玩以外,更不忘在与同伴见面时拿出来炫耀一番。蛤蚧壳上那层像釉一般光亮的天然花纹,五彩斑斓,绚丽异常,难怪讨女孩子喜欢。

“百雀羚”比“歪歪蜜”高档了一点。那时,我们这些还没上学的男孩子看到“百雀羚”那扁圆的蓝色铁皮盒子上画着几只小鸟,心里不由得充满了好奇,就自作聪明地跟在爸妈屁股后面追问:“‘百雀羚’是用一百只麻雀的‘头脑子’做的啊?”

那时的家长们整日辛辛苦苦地忙着挣钱养家,哪有心情来跟我们扯闲篇,也许根本就没听进去我们的问题,就心不在焉地随口糊弄一句:“是的!”所以,在我儿时幼稚的头脑里,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百雀羚”是用麻雀脑浆做成的。现在回想起来,仍忍不住发笑。



烟雨江南(水墨) 薛启新作

□ 程志忠

又到了寒冬之时,从郊外乘车回家,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木、河流,脑中不禁闪回了40多年前在崇明农场开大河的情景。

在农场,除了每年的“三夏”“三抢”“三秋”大忙季节外,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每年的冬季都要进行不同规模的开河、挖沟、兴修水利工程。小至连队开挖腰沟、明沟,大到农场乃至崇明全县的大河工程。

那年冬天最寒冷的日子,崇明岛组织规模最大的开挖南横引河工程,岛上八个国营农场,几十个公社共有数

十万人参与。凛冽的寒风中,我们带着行李、工具,乘卡车来到40多公里外的工地。

我和众多知青一样,天蒙蒙亮就肩挑工具,来到一里外的工地,一直要干到天墨墨黑回到驻地。每天挑百余斤重的泥担,沿着泥土阶梯,向上攀登。河越开到下面,泥越湿烂,挑的泥担越沉,阶梯就越陡,也越泥泞,几乎是一步一滑向上艰难地攀登,每天来回近百趟,腰酸肩胛痛,累得真够呛。还真有上海的父母,来现场看望寒风中奋战的

在农场开大河

子女,看得泪花直流。干这样重的体力活,肚子特别容易空。我看到手扶拖拉机送饭菜来,就感到兴奋。站立在寒风中大口吃着烂糊肉丝盖浇饭,别有一番风味。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斗,宏伟壮观的大河形象呈现。

开河的最后大关,也最重要的工序是“抢河底”。即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所在河底的宽度、深度。参战的各单位都深知“抢河底”的重要性,稍一落后,连、排相邻处留下的泥块

会悄然增加,工作量相应增加不少,也会影响统一验收和放水的进度。

那天晚饭后,开河工地灯火通明,银锹闪烁,泥担穿梭,人声鼎沸,我和排里的数十位知青,挑着满满的泥担,上下来回不停地攀登泥坡,多次双脚高帮套鞋被陷在泥坡里,费了好大劲才拔出来。两个多小时后“抢河底”大功告成。

当我和众多知青雕塑般站立在风雪中,望着绵长、宽阔的大河统一放水,欢快的潮流滚滚而来,我们为大河竣工而欢呼,自豪感、成就感油然而生。顿时,我感到劳动者的伟力,我和数十万劳动者用双手、用肩膀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